

王振忠◎著



研究生·学术入门手册

徽学研究入门

復旦大學
出版社



王振忠◎著



研究生·学术入门手册

復旦大學出版社

徽学研究入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学研究入门/王振忠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8

(研究生·学术入门手册)

ISBN 978-7-309-08057-5

I. 徽… II. 王… III. 文化史-研究-徽州地区 IV. K29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8596 号

徽学研究入门

王振忠 著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 fudanpress. com http://www. fudanpress. 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崇明南海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25 字数 178 千

201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057-5/K · 324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 辑 缘 起

“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这是我对大学人文学科基本教育和专业训练三个阶段的理解。如今大学越来越多，条件不一，水平参差，指导者的路数不同，不同学校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和标准也不同。有些指导教师似乎对这三种教育没有区分，有时候把研究生当作大学生，塞上一堆“常识”便草草了事，使得早已掌握了基本知识的研究生要么对课程失去兴趣，要么以为“学术”不过如此，“研究”就是重复叙述；有时候又把大学生当作研究生，基本常识还不具备时，便传授种种“偏方”、“秘方”，使大学生早早学会了出偏锋、用怪招。因此，我们策划编辑这一套“入门手册”，让作者特别针对刚刚完成大学学业进入硕士生时期的人编写，意在引导他们知道初步的“研究方法”，

以区别大学阶段的“常识学习”。

这套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编撰者，都是“学有所成”而且是“术有专攻”的学者，专业各有偏重，领域宽窄不一，但是，我想在他们撰写的这套入门书中，都必然包括“历史”、“方法”和“视野”这三方面。所谓“历史”，就是了解本领域的历史即学术史，知道在自己之前，前辈和同行已经做了些什么，是怎么做的，因此可以“踏在前人搭好的桥板上”，不必重起炉灶“而今迈步从头越”，也不能掩耳盗铃装作自己是“垦荒”或“开拓”。所谓“方法”，就是选择本领域目前最通行和最有效的方法，一一加以解说，并选择若干最好的典范论著，让阅读者“见贤思齐”，哪怕是“照猫画虎”，因为最初的研究不妨有一些模仿，当然模仿的应当是最高明的杰作，这才是“取法乎上”。所谓“视野”，就是开列出中国和国外在本领域最基本的和最深入的论著，使得研究生不至于“拣到篮里便是菜”，反而漏掉了必读的经典，形成引用参考文献的“随意”。这一部分可能包括了超出硕士生，甚至可以提供给博士生使用的，中外文的“进阶书目”，通过参考文献提供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让阅读者通过简单的论著名录，知道世界上的同行在做些什么。我想，大学教授最重要的责任，不是拔苗助长地呵护几个早早脱颖而出的杰出学生，而是齐头并进地保证进入研究领域的普通学生，这套入门手册

不是针对天才而是保证底线的,为了让硕士生尽快超越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习惯,了解最一般的研究途径,开始具有个性的思考,建立学术研究的角度和立场,形成遵守规范的研究习惯,我觉得“历史”、“方法”和“视野”是每一个合格的研究生都必须具备的。

这套研究入门手册的编撰和出版,要感谢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也要感谢参与编写的各位杰出学者热情参与。他们都是很忙碌的人,但是他们能够放下手头的工作,慷慨承诺撰写这套入门书,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参加者和支持者,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学术方法的传递和学术薪火的延续,比什么都重要。

前　言

徽州，地处安徽南部的黄山、白岳之间，处处清溪环流，绿树掩映。对于此种天工化成的自然环境，明人曾经这样吟咏：

山绕清溪水绕城，白云碧嶂画难成。

日斜猛虎峰头度，雨歇游鱼镜里行。

处处楼台藏野色，家家灯火读书声。

居民一半依山食，不事牛犁用火耕。

这首《徽州》诗，状摹了皖南山乡的如画景色和淳朴风情。从历史行政区划来看，徽州的前身是歙州，始置于隋朝。及至唐代，沿袭前朝建置，歙州下辖歙县、绩溪、黟县、休宁、祁门和婺源六县。到了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又改歙州置徽州。可以说，从唐宋以来，一州六县或一府六县的格局一直沿袭到明清时代。在明清，徽州是个府级建制，为安徽最为重要的两个府之一。清代康熙年间设立安徽省，就是取

安庆和徽州两个府的第一个字为省名。其中，安庆府为安徽省的政治中心，而徽州府则以商业和文化著称于世。晚清地理著作《皇朝直省府厅州县歌括》曰：“徽州府在省极南，所辖六县歙为首，休宁祁门婺源角，绩溪府北黟西守。”这是用诗歌的形式，对徽州一府六县的地理位置作了形象的概括。徽州府所辖的六县中，歙县是首县，为徽州府治所在。婺源县是深深插入江西省的一个县，恰恰处于整个徽州府的西南一“角”，正因为如此，婺源县在 20 世纪曾两度改隶江西，而且，直到现在仍隶属于江西省。

明代中叶以来，徽商以其整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除了经营传统的茶叶、竹木、瓷土、生漆等土特产以及徽墨、歙砚、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以外，还重点经营盐业、典当、布业和海外贸易等诸多行当，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的山陬海隅、孤村僻壤，而且还远至海外的日本、东南亚等地。他们以经商为第一等生业，寄命于商，逐利以道，浮沉于商海狂潮，出没于繁华都市、僻野山乡。随着新安商贾财力的如日中天，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一时也人文郁起，山川风物为四方所艳羡，徽州文化更呈现出空前辉煌的一瞬。山水清淑、钟灵毓秀的徽州，亦遂有了“东南邹鲁”、“文物之邦”的美称。

如今，尽管历经了数百年的世事沧桑以及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徽州仍然留下了不少具有精美老建筑的古村落——完整或残破的牌坊、宗祠和古民居，依然矗立于僻野荒陬，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为人们展示着日渐消逝的生活方式。

这种水云深处的历史记忆,为蛰居喧嚣的都市人,平添了一抹日渐湮没的旧梦遗痕。于是,这一域热土,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而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以“徽学”命名的一门特殊的学问也逐渐形成。

目 录

前言 / 1

一、徽州何以成学? / 1

二、徽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 6

(一) 徽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 6

1. 20世纪50年代以前 / 6

2. 1958年至1976年 / 8

3. 1977年至2000年 / 11

4. 新世纪以来的徽学研究 / 14

(二) 徽学研究的学术领域 / 16

1. 徽商及相关问题研究 / 16

2. 宗族与徽州区域相关问题研究 / 32

3. 社会文化史研究 / 40

4. 法制史研究 / 44

5. 艺术史研究 / 46

6. 其他 / 49

(三) 本领域研究示例 / 55

三、徽学研究之前瞻 / 68

(一) 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 72

(二) 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 / 75

(三) 新领域的开拓与深入 / 78

(四) 其他 / 81

四、参考书目 / 82

(一) 概述性的介绍 / 82

(二) 进一步深度研究所需的参考论著 / 83

1. 资料集 / 83

2. 方志及相关资料 / 102

3. 调查资料 / 106

4. 工具书 / 111

5. 著作、论文集 / 117

6. 论文 / 138

后记 / 253

徽州何以成学？

徽州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直到现在，地表文化遗存仍然相当繁多，素有“文物之海”的美称。据调查，旧徽州一府六县境内现存的地面文化遗存就有 10 000 余处，其中古建筑约 7 000 多处，古牌坊 120 余座，古祠堂、庙宇、亭阁 531 幢（座），古桥 156 座，古塔 18 座。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7 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6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6 处，国保单位数量约占安徽省总量的三分之一^①。其中，歙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牌坊、宗祠、民居遗存较多，尤其是牌坊众多，故有“牌坊城”之称。黄山市徽州区的呈坎村（明清时代属于歙县），是徽州现存最早的完整方志南宋《淳熙新安志》作者罗愿的故乡。该村人口只有 2 600 余人，但村中却有呈坎古村落群和罗东舒祠（亦即江南名祠“宝纶

^① 安徽省徽州文化博物馆：《徽州文化》，2007 年版，第 79 页。

阁”)两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种“一村双国保”的情况在安徽省独一无二,在全国亦极为罕见。另外,以黟县的西递和宏村为代表的皖南古村落,在 2000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些都说明,尽管历史已穿越了数百年,但劫后余生的徽州,依然有大批精美的牌坊、宗祠和古民居得以保存,这在全国均颇为罕见。

除了地表人文景观外,徽州素称“文献之邦”,这指的是当地遗存的传世历史文献特别丰富,方志、族谱、文集以及民间文书等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据当代学者估计,徽人著述总数超过 7 000 种,目前存世的也当在 4 000 种以上。《四库全书》合存目收书凡 3 441 种,收入徽人著作 152 种,占总数的二十三分之一^①。徽州方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特别是反映基层社会的乡镇志(含村落志)有相当不少。族谱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徽州人重视修谱,民间素有“三世不读书,三世无仕宦,三世不修谱,则为下流人”的说法。现存明代的善本族谱,绝大多数出自徽州。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族谱共 400 余部,其中徽州族谱就占到一半以上。上海图书馆馆藏一万多种族谱中,数量最多的除了金华、绍兴地区外,就是出自徽州的族谱。除此之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大批的民间档案文书。徽州文书是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大内档案之后 20 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在皖南,徽州

^① 徽州文献课题组:《徽州文献与〈徽人著述叙录〉的编撰》,《徽学》2000 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文书以其“数量大、种类多、涉及面广、跨越历史时代长、学术研究价值高”而备受世人关注，迄今已发现的徽州文书多达数十万件（册），对此，已故的徽州文书专家周绍泉特别强调：“自徽州文书发现以来，一个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新学科——‘徽学’（又称‘徽州学’）在学术界逐渐形成，并日益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①

众多的地表人文景观和丰富的历史文献，使得徽州研究的学科前景非常广阔。徽州的地域社会及文化，在明清时代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甚至可以说，是传统中国研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之一。也正是由于徽州的这种典型意义，所以许多学科都关注徽州，如历史、文学、建筑、艺术、医学、手工业、武术、出版等方面，凡是谈到明清时期南中国的社会文化，一般都或多或少地要涉及徽州或徽商。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商业史研究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徽商研究愈益受到学界瞩目，这促进了对徽商史料的广泛收集，除了方志、族谱、文集和笔记之外，徽州文书的价值亦受到更多的重视。在国内外诸多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以徽州社会经济史及相关的历史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徽学”呼之欲出。

“徽学”这一词汇，在历史文献中早已出现。清初赵吉士称：“文公为徽学真传。”此“徽学”乃新安理学和徽州学术。1932年，黄宾虹在致许承尧的信中写道：“……遇有歙人墨

^①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前言》，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迹，仍当留意收入，以借采择。歙中他姓族谱记载轶闻，往往有所见。如见书画篆刻之人，能分类录存，亦徽学之关系于国粹者，祈公赞助之。”^①因徽州府的前身为歙州，在黄宾虹笔下，“徽学”亦作“歙学”，此处的“徽学”也就是有关徽州的学问，属于徽州地方史的范畴，可以看作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徽学”之滥觞。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徽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对徽学这样一门新兴学科，是称“徽州学”还是“徽学”，学术界曾有不同意见。大体说来，徽州本土的学者多强调应称为“徽州学”，突出“徽州”二字，认为简称为“徽”，会被人误解为安徽，而不是徽州；而徽州本土之外的学者则多主张应作“徽学”，他们认为，徽学不仅是研究徽州，还研究徽州之外的其他地区。不过，一般情况下许多学者通常是将“徽学”与“徽州学”并称。因此，这种争论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如果更为醒目的话，称之为“徽州学”亦未尝不可。但早在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第一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中，“徽学研究中心”就榜上有名，从此，“徽学”的学科化研究得以展开。虽然当时的定位为综合性学科，包括历史、文学、哲学以及旅游等，但无论如何，这标志着教育部对于“徽学”这一综合性学科的认可，也可算得上是约定俗成，故不妨将“徽学”视作“徽州学”的简称。

^① 上海书画出版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信编》，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2 页。

“徽学”是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区域研究”，其核心是明清以来徽州的社会经济史，是研究徽州社会、徽商以及徽商在全国各地活动产生的相关问题的一门学问。徽州一府六县的边界是清晰的，但徽学研究却从来没有画地自守的疆界。研究徽州，绝非仅仅着眼于徽州地方史，而是为了通过徽州研究，深入了解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以降）的中国社会，立足于徽州区域研究提供的丰富内涵，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解释中国大历史。近年来，利用徽州文书对徽州社会经济及历史文化作综合性的研究已形成一个重要趋势。“徽学”以其丰富的内涵，以及层出不穷的新史料而处于明清史研究的前沿，具有极为广阔的学术前景。目前，徽州研究已从传统历史学领域单纯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渐转变而为对徽州历史文化加以综合性探讨的一门独立学问。鉴于徽州历史文献的巨量遗存及其基本特征，没有社会经济史研究就没有“徽学”，这一点应当没有什么疑问。不过，独木难以成林，一门学问的确立以及能否自成一体，端赖于该学问内涵量之大小以及研究力量的强弱，“徽学”的研究亦复如是。徽州文化博大精深，除了史学之外，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均有待深入，唯有如此，方能全方位地支撑并推动一门学问的各个分支之齐头并进。

徽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 徽学发展的几个阶段^①

1. 20世纪50年代以前

以1958年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发现为分界，可将20世纪的前50年，看成是徽州研究的第一阶段。此一时期，作为徽州地方史的“徽学”概念出现，在徽州当地学者收集、整理民间文献的同时，小规模的徽州文书也在徽州之外的南京首度被发现，后来构成“徽学”研究重要内容的徽州佃仆制和徽商，已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此一时期的徽州研究，绝大多

^① 本小节参考以下诸文：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卞利：《20世纪徽学研究回顾》，《徽学》第2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日]中岛乐章撰，顾盼、张纯宁、何昇树译：《徽州文书的研究及其展望》，台湾《法制史研究》第6期，2004年；王世华：《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黄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黄山市志（—2006）（征求意见本）》。